



#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铁蹄下的高邮劫难

□ 倪文才



禅师建。洪武元年僧诸全、永乐十二年僧法尊、正统三年僧普庸、景泰元年僧宏静增修。其正殿高十丈余，深广称是。其木植尽皆异材，覆以琉璃，结构最为精巧。自江以北，无与为比，一方之巨刹也。嘉靖三十六年，倭人寇，毁之，香闻数十里，火三日不灭。”

“嘉靖三十六年夏五月，倭寇入境，毁南、东、北三门外庐舍殆尽。”《重修扬州府志》更以血泪之笔揭露倭寇暴行：“纵火焚七日不绝，公私庐舍俱尽，杀略数千人。”

## 二、倭寇的源流与滔天罪行

“百度”对倭寇的解释：古代称日本为“倭”。“寇”作为名词意为“强盗或外来侵略者”，作为动词意为“敌人入侵”。倭寇特指“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强盗”。

早在13世纪末，日本施行海禁政策，但日本商人仍冒险前往元朝浙江、福建一带经商。这些商人多为西部沿海的武装集团，常“隐泊野岛，窥视商船劫掠之”，并“勾引本夷为犯中国”。14世纪初，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，封建诸侯割据混战，失败者组织武士、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与抢劫烧杀。

明朝建立后，倭寇与中国海盗相勾结，造成倭患频发：洪武至永乐57年间，倭患94次，平均一年近2次；永乐至嘉靖前百年间，倭患17次。随着明朝政治腐败、军事衰弱，海防废弛，卫所形同虚设。至嘉靖一朝45年间，倭患猛增至628次，占明时期倭患次数的80%。倭寇犯境高邮，正是倭寇大举进犯东南沿海最为猖獗之时。

倭寇犯境，对东南沿海浙江、江苏、福建、广东等地造成毁灭性破坏。史载：“破浙东、嘉、湖、苏、松、常、镇、淮、扬至南通，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，杀伤人民百余万。”倭寇“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”。其暴行令人发指：在嘉善，用开水烫死婴儿听其啼哭取乐；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男女竟赌；蹂躏践踏惨不忍睹，烧杀劫掠灭绝人性。高邮亦未能幸免：孟城驿——这座规模宏大的驿站，被倭寇一把大火烧毁；天王禅寺——江北最负盛名的巨刹，被倭寇放火烧了三天三夜仍未熄灭；城门外南、东、北三处庐舍亦被抢劫一空。

## 三、中国人民的抗倭斗争

倭寇的罪恶行径，激发了国人奋起抗击。高邮涌现了一位抗倭英雄——晏锐。晏锐，字子充，四川内江人，嘉靖年间以吏员授高邮卫经历。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年），倭寇侵扰扬州时，他率新兵驰援沙口，初战斩敌酋、救民众，获“擒获功”。然倭寇增兵围攻，部众溃散，晏锐独持佛郎机火器拒敌，被俘后拒降骂贼，壮烈殉国于东关。朝廷追赠其为扬州府通判，后祀于高邮晏公庙（据《内江县志》《高邮州志》记载）。州志所载“东关”，实为当时扬州的东郊沙口，晏公庙现位于扬州小东门内。

在抗倭斗争中，涌现了以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。他们依靠人民力量，屡建战功，最终取得胜利。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，戚继光率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，歼入侵之敌。此后，戚继光与俞大猷联合，基本肃清福建、浙江倭寇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，戚、俞二军配合，击灭盘踞广东、南澳的倭寇，东南沿海倭患最后荡平。倭寇犯境，是高邮也是中国的一段惨痛记忆。戚继光那句“但愿海波平”，道出了人们对和平安宁最朴素的向往。如今，时过境迁，我们对和平的珍视与对家园的守护依然炽热。历史的教训应当牢牢记住，它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，更是对未来的警示。

460多年前，倭寇的铁蹄踏破高邮的宁静，给这座运河古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。我在研读隆庆《高邮州志》时，发现其中多处记载了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倭寇入侵的暴行。为弄清这段历史的原委，我查阅了诸多史料，现将所见所闻整理如下。

## 一、倭寇焚掠高邮的实证

《高邮州志》以翔实的笔触记录了倭寇的破坏：

“孟城驿，在南门外。洪武八年知州黄开设。永乐元年，知州王俊重修。正厅五间，后厅五间，库房三间，廊房十四间，神祠一间，马房二十间，前鼓楼三间，照壁牌楼一座。嘉靖三十六年毁于倭火，隆庆二年知州赵来亨重建。”

“天王禅寺，在州治北新城退观桥东。宋淳熙间，义

# 文天祥过嵇家庄

文天祥，字履善，又字宋瑞，自号文山，浮休道人。汉族，吉州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南宋末大臣，文学家。

文天祥自幼聪颖，宝祐四年（1256）中进士，后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。元军攻入中原之后，朝廷派他去元军军营中谈判，被扣留。德祐二年（1275）二月二十九日，文天祥在京口（今镇江）带领随从杜浒等十一人脱逃。三月初一渡江来到真州（今仪征），当时扬州守将是南宋淮东制置使兼扬州知府李庭芝。他听信谣言，认为文天祥是到真州说降的，命令真州守将苗再成杀死文天祥，苗再成“知公忠义不忍杀”，把文天祥遣送出境。

三月初三晚上，文天祥一行来到扬州城下，听到守城士兵纷纷议论：“制置使下令搜捕文天祥甚急。”他进退两难，无可奈何。初四日，文天祥一行途中又遇络绎不绝的元兵，“伏城西荒山破屋中”。后化名刘洙，向高邮方向逃遁。

初五晚，夜色茫茫，迷失了道路，半道上元军忽至，一行人又躲入灌木丛中，就这样疲惫不堪的文天祥跌倒了又爬起来，咬着牙艰难前行。初六晚，遇上一群樵夫，得到他们的热情相助，樵夫们用一个箩筐，让文天祥坐在里面，由六个人轮流抬着走，至三月初七日天明，文天祥一行历尽艰险到达高邮城外，但高邮守军也收到李庭芝文书，严防文天祥进城。文天祥只好放弃进城的念头，急忙买了一条小船向泰州方向逃去。

文天祥的小船沿“城子河”驶向东南，沿途“积尸盈野，水中流尸无数，臭秽不可当，上下几二十里无间断”。船行了一天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前方到了一座水寨，“隔湖三四里，宛在水中央，有生聚百家，即是嵇家庄”。在寨外巡逻的哨兵仔细盘问，回报至庄主，庄主就把文天祥一行请到水寨。

庄主唤作嵇翁，其子叫作嵇德润，还有个侄子名叫嵇昌。嵇翁是淮东著名义士，家中良田千亩，平时仗义疏财，门客有百人之多，其中两个馆客是福建莆田人，一个叫林希骥（字千里），一个叫林孔时（字愿学），都是锐意进取、想干大事的志士。元军南下之时，嵇翁号令百姓团结一致，共御外敌。他又组织了一支义军，利用里下河湖泊众多，自己熟悉地形、熟识水性的特点，以水寨为据点，灵活机动地阻击元军。上月刚刚在城子



河一带打了一个大胜仗。文天祥在《文山全集》中记述说：“乃敌以二月六日，载奉使柳岳、洪雷震并辚重俱北，嵇家庄击其前，高邮击其腰，北大丧败，柳岳死焉，洪雷震今在高邮。见说敌人江淮，惟此战我师大胜。”同时有《发高沙》诗为证：“城子河边委乱尸，河阴血肉更稀微。大行南北燕山外，多少游魂逐马蹄。”嵇翁听闻文丞相到来，十分高兴。他久闻文天祥大名，对他的抗元精神十分佩服，今日文丞相有难找上门，当为上宾。于是吩咐杀鸡宰羊，上丰盛的酒宴。酒过三巡，有探马来报，元军正在扬州以东的湾头一带搜捕文天祥，嵇翁哈哈大笑：让他们来吧，我叫他们有来无回！众人听了，紧张疲惫的心情终于放松下来。可怜文丞相一心抗元，自己的队伍还四方围剿他，倒是民间豪杰让文天祥心暖，可怜，可悲，可叹。嵇翁挽留文天祥住了三天，好酒好菜招待，文天祥一行得到了休整，精神便好了起来。要是一般人当在这里多休息几天，毕竟才从



狼窝中逃出，九死得此一生。但是文天祥胸怀一腔救国的热情，不想在嵇家庄长期停留，于是嵇翁派儿子嵇德润、馆客林愿学两人带着随从一路护送文天祥，继续向东南方向前往泰州城下，后来文天祥经过泰州（当时包括海安、如皋），到达南通，出海到南方坚持抗元斗争。文天祥经过嵇家庄，留下了诗歌《稽庄即事》：

乃心王室故，日夜奔南征。  
踏险宁追悔，怀忠莫见明。  
雁声连水远，山色与天平。  
枉作穷途哭，男儿付死生。

据雍正《高邮州志》记载：“嵇家庄，在州东南十五里，城子河边，周邱墩南。”

文天祥经高邮嵇庄到泰州塘湾，由南通南归，坚持抗元。祥兴元年（1278）兵败被俘，在狱中坚持斗争三年多，后在柴市从容就义。

图文来源于《史话高邮》